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十七回 胡涂蟲受賊枉斷 陳鐵面執法雪冤

卻說沈伍氏罵走了祝自新，又得了一千兩銀子與多少東西，好不暢快。惟有蘭姑心內大為不懌，專望他父親回來。恰好這日沈若愚已抵揚州，將布匹交代店中，回家一行。伍氏母女迎接入內，蘭姑舀水與父親洗臉，又送上茶來。若愚問及家中近況，蘭姑未待伍氏開口，即問道：「嘉興有個姓祝的住在蘇州，與我家上代通家世好，前日在蘇州會過幾次，父親曾托他帶了一封銀子來家，可有此事？」沈若愚笑道：「你們的話我一句不解，我在那裡會過姓祝的？又何嘗托他寄帶銀信？我每月薪俸若干，你們是曉得的，何能成封的向家裡寄，我又不曾做強盜打搶去。你們不是活見鬼麼？」伍氏聽了，今日方明白過來，遂將祝自新如何假冒世交，如何借住，如何被他罵走的話，細說一遍。沈若愚怒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不曉得是個女流，家中又有年輕的女兒，亂把陌生人留住來家。只憑他滿口虛詞，你即信以為實。而今受了他糟蹋，以致蘭姑吃了虧苦，只怕將來你這個人，還要被人騙去。」說得伍氏惱羞成怒道：「他說與我家世交，又有銀兩寄回，他說得千真萬確，我才相信的。如今已被我罵走，你寶貝女人，油皮都未擦去一塊，還落了許多銀子下來，算起來都是我的造化。若單靠你終年巴巴結結，不知累到臨死，可有這宗成等的銀錢。你不感激我，反囉哩囉嗦的埋怨人，不是老霉了麼！」

蘭姑見父母門口，又聽母親的話說得不堪入耳，怕鄰舍聞知傳為笑柄，忙上前勸諫。伍氏忿忿的回後去了，不理他丈夫。沈若愚氣得浩歎道：「你母親若大年紀，作事全沒道理，真是個無見識貪小利的婦人，以致累我兒受辱。日後我再遠出，如何能放心呢？我也愁那姓祝的平白丟下許多銀物，未必善肯干休。明日待我訪問他可仍住在對門，將銀兩物件全數退還了他，當面教訓他一場，以免後患。況且這宗不義不明之財，我也不屑要的。只怕你母親恃蠻，不把銀物交出，又要淘氣。」蘭姑道：「父親此舉甚善，少停待女兒婉言相勸母親，再開陳利害，想母親息了氣，都可應允。」

父女正在堂前議論，忽聽打門甚急，蘭姑恐有客至，走了進去。沈若愚出來開門，見是幾個公人裝束，忙止住道：「諸位何來，尋誰說話的。」張政道：「你家可姓沈，你可是沈若愚老爹麼？」若愚道：「不錯。」王洪道：「我等特來奉拜的。」若愚開了門，邀著眾差入內坐下，問道：「諸位是那衙門裡來，尋我有何見諭？」王洪道：「小〔的〕衙門是甘泉縣，因敝上胡太爺有件公事在此，請老爹過目。」說著，在身邊取出硃簽遞過，若愚接過看畢，大怒道：「這才真真是平地起風波，無影無形的含血噴人。不瞞諸位說，銀子有一千兩在此，是他無中生有騙信了內子，留他住在舍下，後來因他乾出沒廉恥的事，無顏對人，又怕我回來見了面更下不去，他即連夜遁走，丟下這宗銀子未及取去。我適才正打算退還他，不料他先捏詞告我。若說我當面把女兒賣與他作妾，更是笑話，我連認都不認識他。不勞諸位費心，既然我今日回來，無用內子與小女到案，我去當堂與祝自新質個明白，孰是孰非。請諸位少坐，容我進去說知內子等人，即隨諸位同行。」張政道：「你老爹做事真稱爽快，請到後面吩咐一聲，我等在此拱候。」

若愚起身入內，對伍氏說，祝自新如何誑告了他。「你們不要害怕，我隨差人去審官司，看那小畜生如何說法，真是真假是假，自有公論。快把那一千兩銀子取出來，我要帶了去。」伍氏聞說，很吃了一驚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也虧他忍心撒這樣大誑。」蘭姑含淚道：「我說姓祝的必要播動是非報復前怨，果不出我所料。只愁他官官相護，父親須要見機而作為是。」若愚道：「你又多慮了，我本是清白人家，怎能賣起女兒來？難道憑他一面之詞，縣官即信為實事麼？試問我女兒賣與他為妾，有何見證，有何憑據？」蘭姑道：「他既飾詞誑告，必有一二處使官府相信才可准的狀詞，父親不可不防。」若愚點頭道：「我都知道，臨時自有處置。」伍氏已將銀子搬出，若愚取了方布裹好，提在手內，出來同著眾差去了。

伍氏關好門戶，愈想愈氣，頓足大罵道：「祝自新，我把你這天誅地滅，千剮萬剮的小畜類，你調戲了人家女兒，反告人昧你銀子，不賣女兒與你。只恐你家老婆，日後也要賣與人做小的。」蘭姑坐在一旁，不發一言，心如刀割。細想這件事情，「怕的父親要吃虧苦，一則父親為人憨直，平空冤枉了他，恐出口即挺撞了縣官；二則祝姓既思發手告人，必然安排停當，甚至連身紙等據都可偽造，況他又是個縉紳子弟，難免與縣官有舊，若再通了賄賂，分外可慮。」惟有默禱神明保佑他父親，平安無事回來。又與伍氏商議，央了鄰人至縣前聽信。

不說母女在家愁悶。單說沈若愚到了衙門，張政將他押入班房，派王洪同伙計看管。自己到宅門上來，回說：「被告若愚，今日回家，伍氏母女可不赴案，已將沈若愚帶到，請太爺升堂。」宅門進去回明了。少頃，傳話二堂伺候。胡武彤入了公座，先喚祝紳家屬王德問了一遍，吩咐跪在一旁，方喚沈若愚上來道：「沈若愚，你既將女兒賣與祝鄉宦為妾，收過他五百兩銀子，又立了賣身文約。怎樣你妻子伍氏，把祝紳的一千銀子騙到了手，陡起圖賴的心腸。你想祝家白白丟了一千五百兩銀子，算是受了你夫妻的騙了，他怎肯干休？如今告到本縣衙門，本當辦你個通同抵賴，姑念你遠在蘇州，是你妻子昧良，與你無涉。你好好把女兒送到祝紳家，祝家有了你女兒進門，他斷然不記前恨，定要看顧你。你自要明白呀！」

沈若愚聽罷，叩首道：「真真祝自新冤枉煞小人了，莫說小人家係世代書香，縱然餓死也不肯賣女兒。就連這祝姓，小人都認識。總怪小人妻子一時胡涂，聽信他巧語花言當成真實。他又百般央求，要借住在小人家內，因他貪夜調戲了小人女兒，被小人妻子怒罵一頓，他無顏連夜走了。若說那一千銀子，是他住在小人家內，他說外面不便收存，交代小人妻子與他收好。後來他遁去未及攜帶，且：非什麼身價，他是借此生端的。小人已將銀兩帶來呈堂，請太爺飭祝家收領。至於他所告之詞，盡是一派胡言，無半字實情，要求青天太爺做主，先問他個誣殺良民的罪才是。」

胡武彤哈哈大笑道：「沈若愚，本縣看你人倒老實，像個忠厚模樣，不知道你還講幾句巧話兒搪塞本縣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你既說有這一千兩銀子在你家內，足見祝紳不是冤殺你了。你收過人家銀子，又立了文約，想不把女兒交代人家，於理上就說不去。即如將銀子退與祝紳，你家妻子無故圖賴人銀兩，又無故的辱罵人，這時候退銀子，祝紳都不願意；你何妨當初不收他銀子，如今悔了約，祝紳也無可如何。只怪你做錯了，本縣是格外加恩，不究前情，你不要自己胡涂，自討沒趣。」

沈若愚聽胡武彤句句皆袒護著祝姓，不禁心內火發，那裡按耐得住，大聲道：「太爺吩咐的話，叫小人死不瞑門。那祝自新有意借端栽害小人，誣良作賤，顯而易見。即作他交代小人家銀子一千兩是有的，小人妻子不合收他銀兩，不把女兒交出，何以他在蘇州只會見小人，又沒有見過我女兒何等樣人，單憑小人要賣女兒的話，他即兌付五百銀子，天下那有這等癡子？再者他的五百銀子是由何人交代小人的，不能一千多銀子的大事，可以對面講說的麼？就是媒婆，也該要有一名，難不成小人曉得他要買妾，親自上門去打合他的？況這一張身紙又不是小人筆跡，他既可以誣告，即可假立憑約。此數事彰明較著，要求太爺詳察。」一番話，把胡武彤搶白得瞪眼無辭，羞變為怒，將驚堂一拍道：「好大膽忘八蛋，你串同你妻子圖賴祝紳銀兩，昧不交人。本縣好意開豁你，只叫你交出女兒，不來辦你，還敢強詞奪理挺撞本縣。先打你個犯上不敬的二十個嘴巴子，再究你昧銀匿女的罪。」兩旁隸役齊聲吆喝，走過三四名粗漢，不由分說把沈若愚拖了下來，如鷹抓燕雀一般，一五一十的掌了二十個嘴巴，打得兩腮紅腫，口角滲流血。沈若愚也不要性命，碰頭頓腳的叫起極天冤屈來。胡武彤連連拍案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你們看這東西可惡不可惡，竟敢在本縣堂前肆行無忌。把他押下去，限他三日內交人；這一千銀子暫行寄庫，俟他交人後仍飭他領了去。」說畢，即起身退堂。原差帶了沈若愚下來，交外班房管押。

那聽信的鄰人如飛回來，對伍氏母女細說堂上如何審問。把伍氏嚇得痛哭不已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晦氣，撞著這瘟官也不問個真偽情由，一味的聽信姓祝的話，反打起我家老爹來。我要這條命何用，不如到縣前擊鼓喊冤，與這瘟官拚了罷！不然我也對不住我家老爹，禍是因我而起的。」蘭姑淚紛紛的道：「母親，你要到縣前喊冤，你即喊死了，他也不理。莫若到府裡告他一狀，告他

個問官不明，看他怎樣擔當得起。」伍氏道：「用得，用得。」忙去央人寫了狀詞，遞進府內，又親到班房裡囑咐若愚，勿用著急，且候府裡批示如何，不能府裡也像這瘟官胡涂蟲。過了一日，府裡掛出批來，仍飭甘泉縣明白覆訊。

誰知這府官姓毛，即是前任上元縣升任到此。劉蘊訪得伍氏告了府狀，他本與毛知府有交，前次在南京曾托他辦過聶家姊妹的。劉蘊與祝自新商議，又備了若干黃白貨物，劉蘊親去拜會，通了賄賂。這毛知府亦是個愛財的人，答應了劉蘊，落得做個好人仍飭甘泉縣覆訊，是只受其利，不計其害。胡武彤奉了府文好不得得意，又提沈若愚到堂責打，再限三日交人，若仍倔強，定然重究。

伍氏母女得了信，如掉入冷水裡相似。實指望府裡代他昭雪此案，不料仍發在這瘟官手內，反累了若愚受責。伍氏又要去拚命，蘭姑道：「母親，這不是拚命的事，都要設法救出父親才是。既然府裡不問，難道除了他就沒有別的衙門去告麼？我們這地方本係江都縣管轄，聞得江都陳太爺是個清正之官，到任以來很乾了幾樁為民除害興利的事。因他上省去了，才撞在那瘟官手內。過數日他都要回來的，母親再去告他一狀。若仍是不問，拚著性命去控上狀，不怕姓祝的有通天手段，都要拖倒了他。」伍氏稱善，只得等江都縣回來告狀；又愁三日限滿；丈夫仍要受責。

恰恰才到兩日，打聽得江都縣今日回衙門。伍氏如半天裡得月，忙取了一方烏帕紮在頭上，把狀詞揣在懷內，前去攔輿喊冤，較之投文候批快得多呢！陳小儒轎子將要進衙，伍氏突出叫冤，小儒收了狀詞，細看情由，不由怒從心起道：「胡禮圖太胡鬧了，怎樣只憑原告一面之詞，硬派沈家女兒是賣與他的，也不問個是非曲直。可笑連毛公都胡涂起來，我怕其中定有關節。這沈家本是我該管地方，理宜歸我衙門審問。」一面將伍氏暫交官媒看管，一面入衙備了移文，至甘泉縣提取原被告人證，及弔核原卷。

胡武彤接著江都移文，大大吃了一驚。知道小儒是個鐵面無私的人，非府尊可比，可以顛預了事。他既回來，被告又在他衙門告發，又是他的汛地，何能不歸他承審。倘一經問出祝姓誣告，豈非連我都有處分，左右思維毫無主見，只得把人證原卷先交代了江都來差。自己忙坐轎去會祝自新，叫他趕緊設法料理，不然彼此多有未便。

祝自新前在南京，亦深知小儒利害，急得抓耳撓腮，連呼不妙。劉蘊道：「陳小儒人卻古怪，幸喜我與他同年，平日又有一面之交，不若待我去撞個木鐘，懇他的情分。但是此人只可以情縛他，卻不可以利惑他。一來他是個有家，二來他又是個臨財不苟的人。拚我屈了身分去求他，料想他亦不好十分推卻。」祝自新聽了，連連作揖道：「我真正忘卻你與陳公是同年了，即請你去走遭，不可遲緩。雖說是小弟惹下來的禍，也是你仁兄引起頭的。」

胡武彤聞劉蘊去見小儒，亦大為喜歡，從旁慫恿道：「難得劉太史與陳公有年誼，只要說得入彀，他縱然開豁了沈若愚，都不致認真追究到祝賢弟身上來。劉太史既與賢弟盟好，斷不可坐視不聞。古云：唇亡則齒寒。如說平了此事，連小弟都感激不盡。」你一言我一語逼得劉蘊不容不去，道：「我去是定去，至於行止我卻拿不穩，若是別人，不用我去也可成功。」回頭叫家丁預備轎子，到縣裡去拜會。胡武彤又說：「事宜從速，怕的人證到了他衙門，隨時即要審問。」仍再三諄囑了劉蘊幾次，方才回衙，還心內懸懸的，候劉蘊回來消息。

少頃，轎子已至，劉蘊穿換公服，帶了兩名跟隨，向江都縣來。到了縣前，先投了帖進去。小儒正坐在上房與方夫人閒話，說到沈家一案其中定有情弊，好在俟人證提到一訊即知底細。見雙福上來回道：「南京劉太史要面會，有要話相商。」小儒看了帖道：「這個寶貝又到揚州來何干？我也無閒會他，你說我沿途受風，不能見客。改日過去謝步，有話再議。」雙福去了，少停又上來道：「家人去回覆他，他立意要見，硬下了轎坐在花廳上呢。」

小儒無奈，只得出來。劉蘊見面即搶步上前，深躬道：「治生甫至揚州，即聞口碑載道，士庶同稱，足見父台恩澤周施。今日探得驕從已回，特專誠晉謁聆教，豈意拒絕太甚，不容一見，想治生多有得罪之處，深為惶恐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仁香兄太謙了，我輩通家年好，言不至此。小弟實因沿途染受些江風；懶於酬對，尚希原諒，容改日登階謝咎。」劉蘊連稱不敢。小儒問道：「年伯老大人足疾可全愈否？」劉蘊欠身答道：「家君足患近日尤甚，醫家說是壯年在邊省染了山瘴癘氣，刻下精力就衰，不能制伏，是以發作起來。縱能調治，都難免偏枯之患。家君仍想醫治如恒，進京供職，以殘喘報答聖恩。不料心強足遠，深以為憾。」又問了問小儒任內的蹊蹺，遂道：「治生有一事奉乞，都望老父台作成。」即將祝自新告沈家的話，巧言粉飾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敵友祝某非一定要與沈家為難，皆因此事太難為情。他不交出女兒也還罷了，怎樣反誣控祝某？況祝某亦係前科副車，是個名教中人，安肯作此違法之事？沈家既不願女兒與人作妾，祝某亦不能強逼其實，但要把那以良作賤的事辯明。如沈家認了誣，再將一千五百銀子身價退出，祝某即可罷訟。因他是個在案人證，不便干謁。特央治生過來奉求老父台推情，想老父台洞見萬里，定不以治生為飾詞入告了。」

小儒聽劉蘊一派巧言，明知虛浮，「果然祝姓情真理直，又何必用托你來致意？」即至聽到說祝某係前科副車，忽然觸起機來道：「令友祝某莫非即是祝道生麼？」劉蘊正說得娓娓入聽，不防備小儒問這一句，一時轉不過口來，含糊應道：「未知是與不是，治生只知他名自新。」那臉上不禁現出忸怩之色來，小儒頓時明白，也無須追問，冷笑道：「祝道生我久聞其名，久仰其人，不用仁香兄細囑，小弟自會關切他，定不負尊托便了。」

說畢，舉茶讓客，不耐煩與劉蘊多談，催他起身。

劉蘊見話不投機，也難久坐，即作辭出來。回至寓內，祝自新接著，即問道：「其事若何？胡君那邊已打發兩三起人來問信。」劉蘊因在祝胡二人面前，誇口小儒與他同年至好，一說必從。此時如說出真話來，怕他們要取笑他，只好隨口答道：「陳公已應允了，非獨重究沈家誣告，還要把他女兒判斷與你作妾，叫你不可忘卻了他的情分。」祝自新聽了，喜得拍手頓足道：「只要他要我為情就好說了，我願加倍饋送，但求於事有濟。」即將劉蘊的話，對胡武彤家人說明，「請你家太爺但放寬心，陳公處劉太史已說通了」。來人去了，祝自新又囑咐王德，明日赴審小心，須仍照前番說法，不可改變。「你但聽陳公口內所問，依著他的口風回就是了」。歡歡喜喜的叫人買了酒肴，與劉蘊對飲，專候明日小儒判斷。

單說小儒送出劉蘊，回至書房內，暗暗作惱道：「祝道生那畜生，前次在南京與晚秀等作對，把伯青功名都拖累去了。而今一他更名又重新捐納前程，該應天網恢恢，又至揚州與沈姓爭訟，顯見他倚勢凌壓沈家，逼他女兒為妾。不知怎樣做成圈套，將一千多銀子硬栽在沈家。難得犯在我手內，若審實了他是誣控，必當從重究辦，也替伯青報復那一口悶氣。」又把原捲取過，細加詳閱，心內早有八分了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升坐大堂，先將原告沈伍氏喚上，問了一遍，吩咐退下。又將沈若愚喚過，細問情由。若愚叩首道：「青天太爺，小人雖習布業，祖父都是學校中人，因小人不肖，未能讀書上進克紹箕裘，才改做了買賣。雖然亦是安分清白人家，縱一貧如洗，也不忍把女兒賣人作妾，玷辱家聲。何況這祝姓，小人與他向無半面，焉能遠在蘇州即將女兒出賣，又何以知道他要買妾？他亦安能只憑小人口內之言，即先兌五百兩銀子？倘若小人沒有這個女兒，托言哄騙，他也相信麼？再者小人既想賴他銀兩，何必前日當堂呈繳那一千銀子，不如抵賴得毫釐全無，豈不乾淨？這皆係小人實情，求青天太爺詳察。」說畢，連連叩首，小儒亦吩咐他跪在一旁。喚上王德道：「你家主控告沈姓吞銀味女一案，你家主怎樣認得沈姓？沈若愚又怎樣即將女兒出賣？你須從實細講，不許半字撒謊。」

王德道：「小的家老主人與沈姓本有交情，並常通往來。後因老主人遠出作宦，才算隔絕。日前沈若愚至蘇州販布，在茶坊內偶與家主同桌，談及上代交誼，甚為相契。家主說因無子要到揚州買妾，問沈若愚久在揚州可知有什麼出色的女子。晚間沈若愚即來尋找小的說，聞得你主人要買妾，預備多少身價？小的說只要人品好，我主人合式，一千八百都不吝惜。沈若愚說，我親生有個女兒，名叫蘭姑，今年十七歲，頭臉腳手各式皆好。你主人如能出一千五百銀子身價，我即定賣與他。但是我與他世交，不好出口，煩你善言為我說成，當重重酬謝，並允定小的事成之日，送小的五十兩銀子。小的說，你沈老爺的令媛自然是不得批評的，只

恐我主人礙於世交，不敢要你令媛作妾。沈若愚又再三囑托了小的數遍，小的即將此言稟知家主。家主始而不行，說我與沈家世交兄弟，何能買他的女兒，要被萬人唾罵呢。後來家主被小的勸解說，我看沈老爹目下光景甚窘，亦是出於不得已才肯賣自己女兒。也因我家能出若干銀子，又知道馭下寬厚，他女兒可得其所。家主聽了小的話，方肯允行。隨後沈若愚又親與家主商量，他東家的本錢被他用空了若干，可能先兌些身價與他彌縫虧空？若恐無憑，我先將賣身紙寫送過來，那其餘銀兩，待我女兒過門再行兌付。家主見他說得懇切，又念他是個老實人，故而推誠腹心，先兌了了百銀子，沈若愚寫下一紙女女兒文契。家主因要先赴揚州，囑沈若愚寫了家信，好至揚州接他女兒，免得日後往返。到了沈家，伍氏看了信亦無異言，當〔即〕對家主說，你是我家女婿了，何必住在外邊，不如搬至我家來住，也省些客寓用度。二來你即可招贅我家，因我女兒自幼鍾愛，我捨不得他遠行。今日賣他也是出於無奈，你人贅個十朝半月，讓我看看也可放心。家主聽他說得有理，即移居他家，擇定五日後招親。次日就將一千兩銀子，兌交清楚。不料伍氏陡起不良，得了銀子，翻轉面皮，說家主以良作賤，逼他女兒為妾。伍氏不肯交出女兒，要想悔親也還罷了，因家主本不願要他女兒，是受沈若愚蠱惑而成，卻不能白白丟了一千多銀兩，又擔個逼良的聲名。恰恰沈若愚由蘇州回來。家主與他理論，他和伍氏一樣的話，足見是預先串合的。家主氣極才在縣裡遞稟，沐胡太爺恩斷，看破他夫婦伎倆，限三日內交人。伍氏又謊捏情詞，在府裡與太爺衙門控告。小的所說，句句是實，不敢半字增減。請太爺追究，沈若愚或交原銀，或交他女兒，總要有個著落。」

小儒點首微笑道：「據你所云，這沈若愚實屬可惡，確是個千刁萬惡的人，即活活打死，也不足以蔽其辜。但是他寫賣身紙的時候，你可親眼見著沒有？」王德道：「沈若愚寫契是當著家主與小的面前，親筆寫的，怎麼小的沒有看見？」小儒道：「既然當著你主僕寫的，是他親筆無疑了。然而本縣其中有一處未解，倒要問你。沈若愚兌付五百銀子，卻寫了一千五百銀子的契。那一千銀子，據你說待他女兒過門方兌，難道沈若愚不怕你主人存了歹念，賴他都付過了？沈若愚應該在契上批註明白，先兌了五百。這是天下人之恒情，他亦五十多歲的人，就該知道這情節，為何他胡裡胡塗，就攏統寫了？在本縣看，沈若愚名雖若愚，恐愚不至此。我疑惑這張契並非是他親筆所寫，乃旁人代他寫的，他反受了人家愚弄了。」

王德正信口撒謊，講得活靈活現，不提防小儒在夾縫裡問這一句，一時轉不過機來，回答不出，急得滿臉紫漲，不由口內支吾好半晌，方勉強道：「沈若愚亦因家主是個正經人不須防備，所以才如此寫的。好在家主未曾騙他，是他騙家主的。」小儒見王德形色倉惶，心內分外了然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正經人不須防備，你可知沈若愚就吃的這個苦。」頓時反過臉來，把驚堂一拍道：「好大膽奴才，你敢在本縣堂前造言生事，幫著你主人害人，你不是助桀為虐麼？那沈若愚就與你主人是至親骨肉，既寫到筆據，斷無收五百銀子肯寫一千五百兩的文契，天下沒有這樣癡子。你這該死的奴才，你主僕把沈若愚當做癡子，還來把本縣當癡子看待麼？代我拖下去結實打。」兩邊隸役一聲吆喝，走過三四個人，把王德揪下。

王德大喊：「太爺不要打錯了我，沒有見過不打騙人的人，反打受騙的人，真正冤枉不淺。」小儒冷笑道：「本縣今日偏要錯打了你，冤枉了你，拚著你主人去告上狀。你須知本縣這裡，非胡太爺堂上可比，容你胡言亂語栽害平民。胡太爺是看你的主人情面，本縣是玉潔冰清，一塵不染，怎容你這種樣子。」說罷，又連聲喝「打！」隸役等早將王德拖翻在地，褪下底衣，兩個人按住他頭腳，一個人舉起竹板，用力的朝下打。才打了五板，早已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。因王德自幼跟隨尤肅在任，雖非姣生慣養，亦是享受不盡的人。後來尤肅卸事，分派伺候仙女婿祝自新，又倚為心腹，除專辦外差，平時還有兩名三兒服侍。他如何受得起縣堂上的刑法，似殺豬一般喊道：「青天太爺，青天菩薩，小的情願招認了。」小儒止住隸役，放了王德起身，穿好褲子，遂將祝自新與劉蘊如何想謀沈家女兒作妾的話，一一承認。

小儒命招房錄了他口供，道：「你主僕做得好圈套，平地陷害良民，該當何罪？」叫原差帶他下去。喚過沈若愚、伍氏道：「你的冤枉，本縣已代你問清了，與你夫婦毫無干涉。但是你妻子伍氏，年已半百的人，怎樣一點見識沒有？皆因婦人家好貪小利，以致丈夫受累。若非本縣細心詳察，你夫婦真要屈死。以後處世，須要仔細。」

沈若愚，伍氏朝上連連磕頭，如搗蒜相似，齊道：「小人夫婦蒙太爺高厚之恩，雪明冤屈，惟願太爺高升極品，萬代朱衣。」小儒即當堂銷案釋放，沈家夫婦又叩了幾個頭，欣然回家去了。到了家中，蘭姑見父母雙雙皆回，急問情由。伍氏將前後的事細說，父女三人甚為感激3當立了長生祿位，朝夕焚香，惟祝恩官早早飛升。

小儒在堂上又點了兩名差役，給了堂簽，吩咐他到祝自新寓內，提取本人赴案，須要小心。」兩名差役退下，即向祝自新寓內來。祝自新因王德去候審，心內懸懸，坐在寓中待信。劉蘊知中有變故，瞞著祝自新悄悄上街去了。兩名差役見了祝自新，將堂簽收過，假說「本縣太爺，現在已審確，沈家味女吞銀是實。他女兒已提到了堂，請你去具結領人」。祝自新聽了，喜出望外。劉蘊又不在家，也無人計議，而且昨日說通關節，諒必此事真實不虛，忙換了衣冠，坐轎來至縣衙門外下轎。兩名差役領著他上了大堂。

祝自新抬頭見小儒坐的是大堂，沈家人影兒都沒得半個，又見王德愁眉苦臉的躺在階下，明知有了變故。又聽兩名差役喚道：「祝自新帶到當面。」祝自新更外著忙，不由心內一陣亂跳，又不能退回，硬著頭皮上了堂階，跪下道：「職員祝自新見父台請安。」小儒淡笑道：「祝道生，你何時更名自新報捐的？」祝自新聽得問他的前事，又直呼他的原名道生，早經神不守舍，面上失色道：「職員是祝自新，不是什麼祝道生，敢是父台認錯了！」小儒道：「本，縣前住南京即聞你的大名，如轟雷灌耳，豈有認錯之理。本縣此時也不及問你更名不更名，朦朧不朦朧。你所控沈家一案，你抱屈家丁王德有一紙口供在此，你且看來。」說著，把王德的供單，擲在祝自新面前。

祝自新拾起看畢，早嚇得魂飛雲外，魄散風前，暗自恨道：「多怪我用錯了王德，這奴才怎麼就招認了，豈非要坑殺我？」

再偷覷小儒，見仙端坐堂上，鐵錚錚而門，令人害怕。欲待辯白幾句，王德已招承了，辯也無益，徒然自取羞辱。只得俯伏在地道：「職員一時胡塗該死，職員知罪了。尚求老父台格外施恩，筆下超生，職員願甘責罰。」小儒道：「你也知道自己罪名？你還知道你好朋友劉仁香靠不住，他也配向本縣討情麼？而且本縣兩袖清風，既不受人賄囑。你只好自怨將冰山當做泰山了，你候著詳辦就是了。」即吩咐兩名原差將祝自新領下，交官寓看管王德發外班房監押，「均候本縣通詳究辦」。小儒起身退堂，原差帶了祝自新主僕下來。

自新望著王德，頓腳道：「你怎麼害了失心瘋，把真情都招認了？現在怎麼得了。」王德道：「還說了不了，都上了劉蘊那輩養的當。他又未曾說通，我白白地挨了五板，更冤枉呢！我們都不要怨人，只好怨命，該應碰見倒灶鬼。我細想都不派死罪，不過枷打，等我出來了，拚著把劉蘊斃死了，抵他的命。」祝自新亦深為懊悔，痛罵劉蘊。這劉蘊至晚始回寓內，打聽得祝家主僕都押起來了。又恐累到自家身上，連夜溜走，也不敢回南京，至別處躲避去了。胡武彤早得了信，急得雙腳一陣亂跳道：「完了，完了！我這甘泉縣被他們拖掉了，偏偏在收漕的時候，這不是劫數嗎！」趕忙坐轎上府，面見毛公，叩求設法。毛公道：「老兄這件事，你也怪不到我。沈伍氏來喊府狀，我仍發你衙門審問。你既知道他有膽量告府狀，就不怕他去控訴該管的江都縣麼？即不然，去告了上狀，也是累贅。老兄你太任意了，若江都詳了上來，我也無力迴護。倘或在別人手內還有通融，陳小儒我與他世交至好，他的古怪脾氣我已盡知，他是個反面無情的人。何況目下憲眷甚隆，又保了卓異上去。老兄你不要連我這知府帶掉了罷。」胡武彤見毛公都畏懼小儒剛正，格外著急，曉得求他也沒用，起身作辭，回來坐在衙門愁悶。

小儒退了堂也不回上房，即下了簽押房，連夜敘了通詳文書，申詳各處。卻未提及劉蘊，到底還念同年分上，而且此次他實係因人成事，可以原諒。沈家訴詞亦未波及到他身上，便宜了他罷。到了次日，一面詳稟各上司衙門，將祝自新更名朦朧，列入首款，使他罪無可遁。又親自坐轎上府來見毛公，且探一探毛公虛實。遙想此案，他既與劉蘊有舊，劉蘊竟敢來說我入彀，豈有不在說毛公之理。他多該納賄知情，旁敲側擊他幾句，叫他也存個害怕的念頭，可以警戒下次。一路上想定主見，已及府衙，投入手

版。未知毛公見與不見，見時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